

天南地北行走的“私家”味道

——读赵柏田散文集《私家地理课》



方其军

差不多在20年前，因着几次座谈会，就与赵柏田相识了。我读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我们居住的年代》，就像夜晚坐在通济桥上吹着自东往西的风，听着姚江自西往东的水流声。江水的气息浓郁而散淡，我相信，赵柏田曾经无数次站在通济桥上望着不息的姚江目光迷离神思缥缈。

赵柏田是写小说的，是写诗的，但在我的认知里，他更是散文家赵柏田。他的那些知名度爆棚的著作如《历史碎影》《岩中花树》《南华录》《赫德的情人》甚至小说集《扫烟囱的男孩》，我都遗憾地错过了。书与人有时讲缘分，好书的可贵与美酒相似，放上几年，好书或许就更深沉和醇厚。不过，有时刚刚出炉就遇上了，那也没有二话，直接买就是了。2018年7月，作为大观丛书之一，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赵柏田散文集《私家地理课》于我就是这么一本有缘之书。

《私家地理课》从行走的意义上似有《徐霞客游记》的神韵，那么，第

一篇往往有着起点寄托的特别担当。在一篇代序之后，“第一课”是《平昌夜访汤显祖》，所谓“平昌”就是丽水的遂昌。作为余姚人的赵柏田，怎么将行走的“第一步”落在遂昌呢？我无法从地理意义上找到可信服的答案，只能理解为这是赵柏田对曾任当地知县的伟大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的一种致敬。事实上，文中所写的确也只是作者与汤显祖纪念馆的一次“邂逅”。时空交错，就像汤显祖府中来了一个年轻的不速之客，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相谈甚欢。其间，并无“减速带”用来过渡，比如说交代梦境或虚拟，读者完全是在不知不觉直接被“带入”。

这种浑然天成，与卡夫卡《变形记》中“某天早晨醒来，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相类似，都是明知不可能却无从怀疑与辩驳。当然赵柏田不是玩噱头，而是确实有话与汤显祖说。此文之深意，或许就在这一段对话中——赵柏田讨教：“先生您的《牡丹亭》是在忏悔什么？”汤显祖细长的一双眉头突然睁亮了：“世人以为《牡丹亭》的主题是爱情，小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出传奇的主题实际上是时间……我年轻时的《紫钗记》，的确是写爱情的，让男女主角在爱的狂喜中忘记了时间，而《牡丹亭》，是我向时间发起的一次挑战……情可以战胜空间，同样可以战胜时间。爱，就

是那种可以让时间逆转、可以穿越生死两界的东西。”

在《去波兰读米沃什》一文中，赵柏田就走得更远了。随着那些文字，读者似乎也走了一趟诗人视角中的欧洲。在《夜游，飞翔，谈谈黄公望》中，藏者的痴情，一幅画的悲欢离合，在历史的苍茫中闪着鱼鳞般的光泽。《1929年的去莫干山之路》和《从白云山馆到裸心堡》写了一些有关莫干山的掌故，那些旧事像一枚枚脆硬的茶叶，泡在诗意的山泉滚水里舒展了身姿，释解了清香，细细品咂，都是风雨与光阴的味道。《草台红颜劫》书写的是一个地理位置相距很近的红粉传奇，在四明山另一边的嵊县（现名嵊州市），是天下闻名的越剧之乡，那些凭嗓子立身的红颜，经历中并非只有单纯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是裹挟着红尘的血泪，足以湿透身世。

姚江穿过的余姚，是赵柏田频频回望的所在，那是其血脉维系而无法脱离干系的土地。在这部散文集里，关于余姚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失踪的诗人》《村庄记》《县城记》《大河沧桑》等篇目中。在《失踪的诗人》里，可以看到赵柏田最初被冠以“诗人”时的那种青涩与激动。历经商品经济大潮冲刷的20世纪90年代，是人们所认为的文学青黄不接的一个时段，而赵柏田是一个年轻的擎火者。在那些年月里，或许诗人



地理是人生最早的家
人迹于山，则山间万物皆有秋色
第十四届中国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
赵柏田《南华录》之后的最新散文集

的存在意义就是用来“消失”的，而赵柏田目睹县城的一个个诗人“失踪”之后，依然在“文学的王国”驻扎下来，并渐成气候。

在《大河沧桑》里，赵柏田说他曾从余姚城沿着姚江走向位于四明山的源头。如今他安居于宁波城区，我想，他从余姚城的通济桥起步，向东走，一直走到了姚江、甬江和奉化江汇流的三江口。由此，整条姚江就完整地活在了他的文字里，活在了天南地北的行程里，活在了每一堂“地理课”中。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不离家舍，常在途中；途中家舍，触处相逢”，这大概是构成赵柏田散文“私家”味道的根源。

品鉴

惜流芳，易成伤

——读石一枫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

车厘子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发布的当天，我就在书店的架子上看到了一整格的相关书籍，不得不佩服商家嗅觉之敏锐。其中，获奖名单里排最前面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已出版为中篇小说集，亮色的封面，摆在书架上很醒目。我取下来翻看，版次还是2016年1月初版初印，可知出版两年多并未畅销，直到摘得大奖才引起人们的关注。普通读者和专家评委的眼光毕竟不同。

“世间已无某某某”这个句式近年来颇为流行，多的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世间已无陈寅恪”“世间已无胡适之”，只不过以上“无”的都是重量级人物，而“陈金芳”却是虚构的小人物。这略带土气的人名像个代号，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

作者石一枫以纯熟的笔触，写活了陈金芳这个特色鲜明的女性人物。陈金芳身上有几个抹不掉的“标签”：首先她是个穷人，是一个从外省乡下到北京投亲靠友借住在

军属大院并插班进部队子弟学校上初中的女孩子；其次她是个有追求的人，用小说里同班女生的话也可以说成“她还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她是全班女生里“第一个抹口红的，第一个打粉底底，第一个到批发市场小摊儿上穿孔孔的”。她的追求不仅在物质方面，更在精神层面，比如她爱好音乐，会偷听“我”拉琴，还想去钢琴，当然也出现在小说开头描述的那场清一色高雅人士参加的大剧院音乐会上；同时她也是个“狠人”，不管从前同学怎样欺负她或后来情夫如何殴打她，她都不吭声，而且在母亲想把她带回老家时“坚决要求留在北京”，结果被她姐失手打昏血溅当场，但最终得以留下；最后，她还成了一个罪人，事情败露后被警察带走。

陈金芳是一个死磕到底的人，认准了的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可说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作者从一开始就设定了陈金芳与“我”贫富悬殊的生存模式。即便陈金芳来到北京和“我”成了同学且住在同一个大院，两人也有着天壤之别，

“我家住在东边某栋红砖板楼的一层，她则要前往西围墙边上的那排平房”。她那么喜欢音乐、欲求一件高档乐器而不得，而“我”自小就被家人强迫学了小提琴。陈金芳那些不切实际的“爱好”招致了老师同学的非难，而“我”虽然也嫌弃陈金芳，“但作为旁观者，我必须得证明，陈金芳并没有招过谁惹过谁。时至今日，她每天在学校里说过的话都不超过十句。而说起虚名，谁又没这个毛病呢？”作者还特意写了一句深刻揭露人性阴暗面的名言：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

陈金芳的悲剧在于她“这么急吼吼地想要变成贵族”却不是读书的料，无法像励志故事中穷人家的孩子那样通过学习出人头地改变命运。长大后她只能“混社会”，还盲目追求享受，然后一步步走向沉沦，到最后孤注一掷，伪装成文化投资人，最终以彻底崩盘收场。而“我”见证了这一切，“在和陈金芳重逢的一年多里，我看着她起高



楼，看着她宴宾客，看着她楼塌了。”

小说的结尾部分，从“我最后一次见到陈金芳，是在大约两个月以后”开始，无论是气氛营造还是悲剧意味，都像极了《孔乙己》里“我”最后一次见到孔乙己和《祝福》里“我”最后一次见到祥林嫂。这篇小说恰好又荣获了鲁迅文学奖，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暗合。

“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这是陈金芳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既震撼了“我”，也震撼了读者。这部“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小说，以其高远的立意、深入的观察、精巧的构思、凝练的文笔，捍卫了现实主义小说依旧强大的生命力。

人生只有“前进键”

——严歌苓《补玉山居》读后有感

徐巧琼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合上《补玉山居》的书页，脑海中跳出这句话。与严歌苓的其他作品相比，《补玉山居》并无厚实的历史大背景，相反，它所刻画的只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但正是这些家长里短通过作者笔端铺展开来，悬念迭出，环环相扣，令人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然而，又舍不得就这么读完。



书中的补玉山居是家客栈，位于一个“夹在笔陡的山缝里”的小村庄内。因为远离城市喧嚣，这个小村庄居然成为城里人口中的“仙境”，人们蜂拥而来，享受与世隔绝的静谧。于是，他们的老板娘曾补玉就瞅准商机，“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从此，形形色色的人物从补玉山居路过，一幕幕的悲欢离合就此上演。

冯强，一个曾经的“阎王连长”，一个把“当兵出人头地”作为人生信条的年轻汉子，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直到某天遇到了风情万种的军医李欣，彼此动了心，却无法相守。20年前的邂逅到错过，20年后的重逢到相忘于江湖，充分说明一个道理：得不到的，才是最珍贵的。而那20年的儿女情长，最终化为补玉山居内的擦肩而过。

冯强和孙彩彩，一个是杀伐决断的精明商人，集冷峻、冷酷、冷静于一身的痞子，一个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前散打冠军，单纯善良，却又面目粗犷。冯强纵横商海多年，经历过大风大浪，也换过无数个女人，却像婴儿恋母似地依恋着自己的“女保镖”孙彩彩。

而张亦武和文婷的感情经历，则更令人伤感了。这对苦命老鸨鸨来自福利院，他俩温和、文明、无害，甚至还有一技之长。“一条狗、一只猫、两个人、相携手……”是文婷关于未来的设想，但这卑微的愿望却被“晚婆家长”强行阻止。最终，棒打鸳鸯，“塞上牛羊空许约”。

再来谈谈夏之林、季枫这一对吧。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少女时的季枫爱笑、爱哭、爱唱歌，相貌出众，她有个“灰姑娘”的梦想，期待有一天能遇见心目中的“王子”。从此迈入上流社会。一次邂逅让她认识了夏之林并结为夫妻。表面上，夏之林是位挺拔、干净的年轻男子，实际上却是个大毒枭。

为逃避追捕，夏之林不停地“变脸”，他先是化身留学归来的高干子弟林伟宏，又切换成勤俭持家的药品公司副总洪伟，再伪装成生物所研究员夏之林。夫妻俩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也回不了头。季枫，那个只想陪着女儿一起“玩跳绳、躲猫猫、搭积木”的母亲，到头来事与愿违，走上了不归路。

掩上书卷，一声叹息。人间事

常难遂人愿，无论是温温和李欣，还是冯强和孙彩彩，抑或是张亦武和文婷，以及夏之林和季枫，《补玉山居》中每对男女的情感历程，都不是圆满的，他们的结局令人扼腕。

与周在鹏初次见面时，曾补玉曾自我介绍说，“补玉——以玉补天”。也许，对温强们来说，补玉山居的存在，除了追逐桃源梦，还有弥补的作用——弥补人生，弥补过去的欠缺。只是，有些东西真能弥补得了吗？

如果，那个涉嫌“偷窥”的士兵没有自裁，如果孙彩彩没有负气出走，如果文婷能顺利摆脱儿女气的束缚，如果季枫成功戒了毒……那么，他们的命运能改写吗？他们的人生能得到改观吗？

拾遗补阙，重新开始，多么美好的愿望啊。如果可以重新开始，谁不想再来一次呢？但，人生有重来的机会吗？电脑有退格键、删除键，可人生只有“前进键”。无数个曾经，无数个过往，方才塑造出“现在”的自己，却再也回不到“原先”的自己。而所谓的净土，也不过是一时的桃花源，再怎么“乱花渐欲迷人眼”，终有“鸡鸣枕上”的时候。擦干眼泪，该面对的，还得接着面对。

荐书

《文化之旅》



作者	饶宗颐
出版	中华书局
日期	2018年5月

今年2月6日凌晨，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饶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考证六朝文学发展的方向，与季羡林合称“南饶北季”，南北大师并峙，传为学界佳话。

饶宗颐先生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研究领域跨越多门学科，成就斐然，其等身著作令无数后学望尘莫及。《文化之旅》收录了30余篇短文，以文化为经，以行旅为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简而易治学路线图，助力读者追寻大师的足迹前行。饶先生观世如史，遍尝人生的跌宕起伏，闲暇之时，喜欢写些随笔札记，文章所及，超于象外，随事而变

化。饶先生服膺吴莱“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之说，在《文化之旅》中，他感叹瑜伽安心之法，考证六朝文学发展的方向，想象古代贤者遇见兰花时的场景，探察潮民移台的心路历程，叩问“唐词是宋人喊出来的吗”……饶先生以酣畅淋漓、平实深刻的笔墨凝聚了淳朴真挚的家国情怀，举重若轻，直抵本真。“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对于屈原、关尹、韩愈、朱熹等传奇人物，先生以独特的视角进行认知、解读，以睿智的哲思颠覆思维定式，其中体现了永不止步的学术精神。

饶先生曾感慨：“做学问与写字作画一样，都讲究一个‘气’字。”《文化之旅》中特意收录了饶先生的珍贵照片、书画作品以及彰显心路历程的“诗词选粹”等，细加咀嚼意蕴深长。读者可随着作者的文化之旅，身临其境，通达四方。

（推荐书友：戴骏华）

《博弈论平话》



作者	王则柯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日期	2017年10月

不合闹翻了，两个人各自回家生闷气，这显然是一个对双方来说不好的策略。如果用刚学到的博弈论知识商量讨论一下，最后选择一起看球赛或一起外出听歌剧，这两种是纳什均衡。

一起看球赛，男孩会很高兴，在博弈论体系里体现为他的“支付”更高，可以用数字2表示。女孩的“支付”则较低，可以用数字1表示。虽然女孩的“支付”只有1，也比闹翻了得到0甚至-1强（这里的支付，是指每种决策中的博弈所得，也可以叫赢利、赢得、得益）。最终选择哪个纳什均衡，取决于双方的文化习惯或者双方的既有约定，或者双方过去博弈的经历。

在博弈论中选择优势策略的依据是“对我最好”抑或是“双赢”，而不是“我要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告诫我们：“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博弈论是讨论利益关联的各方如何决策制胜的学问。

（推荐书友：楨子）

《随心所欲去生活》



作者	蔡澜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8年7月

过吃吃喝喝”“为美食是一定要牺牲一点健康的”之类的话语在书中随处可见。从表面上看，蔡澜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新新人类”，其实骨子里却是个极重情义的“传统人”。蔡澜和妻子结婚30余年，不生小孩，生活美满。有一次，记者采访他，问他最看重自己哪个头衔。蔡澜说：“我最看重的是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直在努力工作的人。”正是这种真诚自在的人生态度，让他活出了自己的随性人生，才让金庸称其为“真正潇洒的人”。

书中最后附录部分，蔡澜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关于美食、道德和原则、烦恼等问题。最精彩的其实是附录开头的一段话，他说：“我大半生一直研究人生的意义，答案还是吃吃喝喝。”这吃吃喝喝，其实说的是一种自由的人生态度，是蔡澜重情义、负责任的人生态度之外，散发出来的智慧、潇洒和豁达。

（推荐书友：金永森）